

国家主义论文

第二集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二集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1926

民國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二集(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蘭溪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中華書局

國家主義論文集 第二集

目錄

一、國家主義與世界大勢及中國問題·····	李璜·····(一)
二、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	李璜·····(二三)
三、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李璜·····(三一)
四、述國家主義的經濟學·····	李璜·····(四一)
五、法國近代的兩個國家主義經濟學者·····	鄧叔耘·····(五五)
六、政治生活與國家生活·····	李璜·····(六七)
七、中國人所當創造的文明·····	惲震·····(七三)
八、國家主義者的道德觀·····	胡國偉·····(八五)
九、國家主義與倫理教育·····	李璜·····(八九)
十、倫理教育與宗教教育·····	李璜·····(九九)

- 十一、國家主義與新文藝……………胡雲翼（一〇五）
- 十二、國家主義與軍事教育……………余家菊（一一三）
- 十三、團練與救國……………唐幼峰（一一九）
- 十四、我們解決國事的三大要義……………陳啟天（一二五）
- 十五、國家主義者之四大論據……………曾琦（一三三）
- 十六、國家主義與中國青年……………曾琦（一四三）
- 十七、我們怎樣預備作戰？……………李璜（一五七）

國家主義論文集 第二集

國家主義與世界大勢及中國問題

李璜

在少年中國學會南京總會講演

這回兄弟路過南京，會友們要兄弟講演國家主義。關於國家主義的理論方面，兄弟在醒獅及其他報紙雜誌上已發表過許多了。這回的演講是偏重事實方面，就是從事實上首先去看。一看世界大勢中的中國問題，是否我們該當用國家主義去解決他，其次看一看用國家主義來解決緊迫的中國問題的必要在那里。

現在有些人把世界大勢以及世界大勢中的中國問題未免得看得太簡單了！或者以為世界的平民一日覺悟，聯合起來，把資本家推翻，世界的問題便算解決，而中國的問題也便隨之解決了。或以為國際組織一旦嚴密，國際裁判一旦有力，野心的強國便能漸漸就了範圍，而侵略的行為便可以減少，解放的希望便可以實現，大家具着開誠布公的態度，中國人的冤屈便可以得伸，損失便可以收回了。前種的主張是一些共產主義者的說法，後種的主張是一些時髦政治家的論調。他們倆的理論和趨向雖各有不同，然而其想望外力的幫助和外勢的變遷來順便解決中國的問題，則是一樣的心理。由這種心理所表現的一句話，便是「中國的問題是世界的問題」。所以一個眼巴巴的在那里希望世界平民的覺悟，一個笑迷迷的在那里祈求外國政治家的開誠布公，我們國家主義者的態度恰恰與此相反。我門認為中國的問題是中國自己的問題，中國問題的解決全靠中國人自

家的努力奮鬥；明白些說，這條生路，我們認為是要中國人全體拚命尋了出來，而絕不是靠第三者的幫忙所能得到的。因此我們認為等待世界平民覺悟，希求外人開誠布公，都是一些妄想。這種妄想適足以減少國民的奮鬥精神，而反使野心的第三者得有隙可乘，這是一個大可痛心的事。

推原這種妄想的發生，是因為并不了解世界的大勢；其所以不能了解世界大勢，是根本不認識西方各種人的生性爲人，不明白西方各國家的立國淵源。隨着別人人口裏大喊一陣「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絕不會因此便倒了的。必得要明白帝國主義的內容和形勢，我們纔能得着一個適當的對付方法。現在對於這一個對付帝國主義者的適當方法，不是大家所希望的嗎！不過共產主義者特別希望世界平民的同情，鄰國蘇俄的幫助，而便抹煞一切，以爲其他的方法都不及他們這個直捷了當，而且簡直認國家主義者所主張的自強自衛，都是不應該有的。

其實這樣的竅，我個人也曾經迷過來的。在歐戰停了的時候，我那時在歐洲，看見歐洲各國政治家仍舊不改故態，你傾我詐，又在勾心鬭角的製造這二次世界大戰。我那時頗以爲俄國列寧這個聯合世界平民，起來推翻現狀的辦法是最澈底的，是足以一改舊觀的。因此我對於第三國際的主張比較很表同情。我那時同一位朋友周太玄君辦了一個巴黎通信社，關於蘇俄的政治和列寧的主張向國內介紹得特別的多。——可以取一九一九年的北京晨報，京報和上海的時事新報，新聞報來考查。——那時候國內不但沒有共產黨，或者連知道共產主義的也怕不多。因此沒有人注意。如果在今日，或者有人要以爲這一定是一個共產黨人或至少是一個準共

產黨人了！我這個準共產黨人當時也會熱心，何以後來竟自不幹了呢？這是我的經驗告訴我國國際共產主義所根據的平民聯合，打破國界，是在事實上辦不到的。

我們都知道「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這句話是經驗之譚，所以我們處社會都常常用着這句話去留心觀察各個人的心性。但是對於歐美人，我們便只相信他們的甚麼主義，甚麼說法，而不去留意他們的性格。以及由他們這種性格所表現的平素行為，這可以說是徒慕虛名，結果來必受實禍。以我個人與歐洲人相處七八年的經驗，敢說他們的習性便是以侵略爲能事的。說得好一點，便是狂者進取，往往不顧別人；說得壞一點，便是橫暴無理，時時好欺愚弱。所以他們的國家社會是法令嚴密，羣己權界明定得非常清楚，不能絲毫假借的；所以他們的學說是鬥爭爲本位，（霍布士）是勝者終有理，（黑格爾）是弱肉強食，（赫胥黎）是階級鬥爭，（馬克斯）都不是無因而生的。試舉一些小事來說，我住在法國人家，法國人待人素來比較和悅一些，房主人對我說得來，如像一家人一樣。但是有一次我把他的桌椅弄壞了一點兒，他便大發其怒，回頭警察便來叫我去警局算帳，要求賠償許多許多，我纔恍然大悟他對我的交情不過如是，乃是趁機會便大大的侵略我的荷包！又有一次在德國人家租了一間屋子，屋內有五個椅子，照例我租了，我便獨自保有使用權。不知何時房主忽然取去一個椅子。我以為這或者是他一時客多，這不要緊。那知不到幾時，五個椅子慢慢被侵略了去四個，只剩一個了。假如我再不發話，恐怕我要回到房裏，除了睡着，只好立着。他取頭個椅子時我不反對，他便以為我易欺了，於是他便毫不客氣盡興取攜。後來我懂到了他們這個道兒，就是租屋內的一張紙亂動用了也要發話動怒，房主人反而

格外殷勤小心了。我常想在中國同居一宅，如果賓主這樣見小認真，真是有點難爲情。但在歐洲人看來，這是應當的，這是沒有甚麼客氣的。以這種心情與習慣來與動輒講點小面子的中國人相處，於是中國人只好大上其當。我們中國的外交家上這樣當的，當然不只幾十百次！譬如這回金佛郎案的交涉，法國明言非此案解決，華府關稅條約不能批准。我們外交部以爲這樣說法簡直太不客氣，近於要挾。法國於是明言本來所取的手段是以此爲要挾的，又何待我們來指破。他們只顧自家利害不問甚麼交情的態度是何等的鮮明！又譬如這次的五卅事件，英國人毫不想想他們住在的是中國領土，利用的是中國原料，奴使的是中國工人，漁取的是中國錢財，他們一點兒不替中國人留點餘地，殺人不轉眼，輸理不認錯，一直幹到底！如果是在中國人，便要回想一下未免太做得過了一點。而在他們的習性，從來不會有這樣反省的。只見着自家利害，不管得別人死與活。豈但別人死，每爲利害之爭，就是自家死活都是無所顧慮的。我常常說中國人以見利忘義爲恥，歐洲人以見利忘命爲能，這中間的相差真正是不可以道里計！無怪他們不能明白我們的道理，聽着看着我們的行事和好尚，往往稱我們是老饕（idiot）。我們現在該當不饕了！我們懂得他們這種只知自家利害不顧別人死活的侵略性根了！這一個侵略的性根，便是所謂帝國主義的源泉，更加上一些唆使他侵略的教育，一些物質生活的引誘，於是他們全國一致，上下一心，來榨取弱小民族，簡直是猛虎飢狼似的！我常向德國法國一些所謂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說：「你們西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你們的一切理想都是空的，都是無法實現的！」我又常向歐洲留學的中國同學說：「他們西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我們中國那樣夢想和平，徒信空論，遇着了他們，終不能倖免的！」

朋友們，外患日迫一日，共管之局，協商之舉，隨時在那裏暗中活動！臨城事變，其要求之苛刻！五卅事變，其手段的凶狠！事到今日，我們還不該當聯合全國各階級的人以國家爲前提而一致「外抗強權」嗎！還該當去相信歐洲人的甚麼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而在國內主張階級戰爭，和希望各國平民覺悟了然後來救我們嗎！我前面曾經證明得很清楚，歐洲人是以自家利害爲本位，而去支配他們的一切行爲。我們如果要希望各國平民聯合起來，破除國界，援救我們，我們便該當注意一下各國平民的利害關係是不是一致的。共產主義者說：各國平民都是被他們國內資本家壓迫着，在他們同具一樣的利害關係，所以他們能够同情的聯合起來。這個論調是共產主義者希望各國平民聯合的唯一論據。但是共產主義者只見着歐洲各強國在國內資本家與平民利害的衝突，而便未見着在國外他們的資本家與平民利害的一致了。因此共產主義者所見到的只是事理之一面，而其結論便難免是一偏之辭；其結果便要許多發生的事實把他們的議論否認了去。共產主義者每每對於列強各國平民幫着他們的資本家去爲無益的戰爭，去侵略人國這件事實無以自解。總說是平民還沒有覺悟，受了資本家的欺騙。我們不相信歐洲的平民便這樣的愚蠢！共產主義者出來主張「階級戰爭」「平民聯合」以打倒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雖然覺得這種主張很新鮮，在歐洲却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六十多年中，共產黨人的宣傳不可謂不力，然而第一國際失敗了！馬克斯本人雖然再三告誡普法工人不要參加這種王朝的戰爭，而第一國際的執行委員都還是要去打仗，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竟自打成了！第二國際又公然蹈了第一國際的覆轍！在一九一四年歐戰要開始的時候，就是第二國際的首領哥特斯基也贊成戰爭了！俄國列寧出

來發起第三國際，不但未能統一社會主義的趨向，終有一個曾經贊成戰爭的第二國際與他有勢力的對立着，而且第三國際的破綻已在前年法國占領德國呂爾地方的舉動上被我們看出來了！——法國第三國際共產黨的首領加山出來反對法政府出兵呂爾，不但不爲法國工人所援助，而且他們隨着他們政府呼加山爲賣國。我曾親自問過法國工人說：「加山主張的是國際公道呀！是合於你們平民聯合，推翻資本家的意思呀！你們爲甚麼不贊成他？」法國工人答我道：「講國際公道不是在今日，至少要等到德國賠款來把我們法國北方戰區修復以後，說甚麼各國平民聯合便有希望，如果德國老是這樣賠款不賠來，煤炭不挖來，我們的生活便老是這樣昂貴，工廠便要關門。這是我們眼前切身利害問題呀！加山沒有看到這點上。」這幾句話足見歐洲平民并不十分愚蠢，他們將他們的切身利害看得很清楚。在理想家的共產主義者固然很抱怨這般工人不能見其遠者大者，但是第三國際的共產黨能有何法去解決各國平民眼前切身的利害問題呢？他們甘心隨着他們政府去爲殖民地的侵略，因爲他們可以因此發財，他們幫政府在非洲或在亞洲略得一塊地方，他們便借政府的資本在這地方榨取起來，一個窮光蛋不到幾年便是「新富翁」——新富翁在歐洲社會及文壇上簡直成了一個特指名辭，專用來形容一個窮人在殖民地暴發了的。——他們和他們的資本家利害關係既這樣的一致，侵略得一塊土，他們大多數的平民便可以藉此發財，他們又焉能不贊成他們政府的行爲而反轉去聽共產主義的理論呢！譬如來侵略我們中國的，固然是歐洲列強各國資本家政治家出策畫計，然而實行的大半是平民。請看上海的外國人，有幾個是資本家？上海那些工人在本國都是以勞力賣錢的，最多的是修理機器的工人和商店

雇工。一到中國來，工資有加，紅利有加，不幾年他們便豐衣足食了。我們最怕的最恨的是經濟侵略，英國人的絨貨洋布一來，便把我們的土布綢緞幾乎要打滅了。每年洋布和毛絨織物，不知要榨取我們中國各界人多少血汗金錢。我們該當知道倫敦和滿起斯特爾幾千幾萬的毛織布織工人，便全靠這個榨取的金錢來使他們的生活日益豐富。如果我們真正不用英貨，拒絕洋布毛織物，這些英國工廠立刻便要減色。這些英國工人的生活立刻便要受影響，你看這些英國平民的眼前利害關係是不是與他們的資本家密切得很！自從機器工業發達，歐洲資本家政治家發明了經濟侵略政策，向各殖民地和中國推廣商場，極力榨取，歐洲大多數平民的生活便因此一天豐富一天。現在歐洲的平民家裏，比我們中國縉紳家庭還要闊綽得多，一個機器工人，平均一天有六七元進款，回家坐的是沙發椅，睡的是鋼絲床，吃的是大酒大肉。他們天天在看日報，他們都知道他們的生活所以能增進，便全靠他們的資本家政治家能够在殖民地和中國找到了製造品的銷場。他們并且知道由某種機會，他們的資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國賺的錢是很多的，時候，他們便用罷工的手段，去叫他們資本家增加工資與紅利，所謂利益均霑，他們是不肯放鬆一步的。我們既深知歐人的人生完全偏重在物質上的利害關係上面，而在事實上——侵略殖民地和中國的事實上——偏偏他們的資本家與平民的利害關係又如此其密切，所以他們來侵略我們時總是全國一致，上下一心，齊齊整整，動員令一下，洋兵隊便來了，租借地一開，洋工人便來了，這些兵隊，這些工人，豈個個都是資本家嗎？南京路打殺我們工人學生的洋巡捕豈是資本家嗎？開機關槍的外國商團豈是資本家嗎？共產主義者說：「他們是資本家的走狗！」不錯，他們何以甘心當資本家的走狗，而做這

種。傷。天。害。理。凶。橫。殘。酷。的。勾。當。還。不。是。因。爲。他。們。的。利。害。關。係。與。他。們。資。本。家。很。密。切。的。原。故。由。這。種。明。顯。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來。侵。略。我。們。中。國。的。不。只。是。外。國。資。本。家。而。是。外。國。的。平。民。占。大。多。數。他。們。倆——外。國。資。本。家。和。他。本。國。平。民——的。利。害。關。係。在。對。付。我。們。上。既。是。這。樣。密。切。絕。不。是。共。產。主。義。者。幾。個「各。國。工。人。應。表。同。情」——「世界平。民。應。該。聯。合」的。呼。聲。所。能。將。他。們。倆。拆。得。開。來。的。我。們。如。果。深。信。歐。洲。少。數。共。產。主。義。者。這。樣。的。呼。聲。能。够。在。上。面。所。說。的。這。種。情。景。之。下。成。爲。事。實。或。者。甚。於。誤。信。此。呼。聲。爲。世界。大。勢。之。所。趨。向。——那。簡。直。錯。了！自。歐。戰。後。歐。美。強。大。的。國。家。更。是。一。個。一。個。的。壁。壘。森。嚴。團。集。堅。固。全。國。一。心。上。下。一。致。以。謀。向。外。的。侵。略。以。圖。恢。復。戰。中。的。損。失。在。非。洲。有。最。近。對。於。摩。洛。哥。人。之。攻。擊。在。亞。洲。對。於。我。們。的。橫。暴。事。實。更。不。用。說。了！在。這。種。大。勢。中。間。弱。小。的。國。家。全。國。同。心。起。來。抵。抗。奮。鬥。成。功。的。有。土。耳。其。有。捷。克。已。收。良。果。而。未。完。全。達。到。目。的。的。有。愛。爾。蘭。有。埃。及。他。們。都。知。道。列。強。之。從。事。侵。略。或。以。兵。力。或。以。經。濟。皆。是。全。國。一。致。的。別。人。整。個。的。來。攻。我。們。便。非。整。個。的。去。對。付。不。可。因。此。在。已。成。功。的。土。耳。其。國。中。并。無。所。謂。階。級。鬥。爭。之。說。而。戰。勝。希。臘。戰。勝。英。國。完。全。是。他。們。全。國。同。心。協。力。拚。命。幹。出。來。的。在。已。收。良。果。的。愛。爾。蘭。也。是。如。此。纔。在。英。帝。國。之。下。得。着。了。一。個。自。由。邦。這。兩。個。成。功。者——土。耳。其。和。愛。爾。蘭——之。能。够。抵。抗。強。權。得。着。自。由。有。兩。個。秘。訣。是。爲。我。們。該。當。知。道。的。（一）是。愛。國。者。先。有。了。嚴。密。的。組。織。——并。且。是。軍。隊。式。的。組。織。如。土。耳。其。青。年。黨。和。愛。爾。蘭。新。芬。黨。出。來。聯。合。全。國。各。階。級。的。民。衆。以。不。斷。的。奮。鬥。和。犧。牲。來。終。達。到。他。們。獨。立。自。主。的。目。的。（二）是。認。清。他。們。的。敵。人。而。去。爲。分。別。的。對。付。一。方。拚。命。對。待。英。人。務。使。其。畏。退。一。方。却。用。外。交。手。段。使。法。美。等。國。不。但。不。與。英。國。合。作。而。且。暗。中。妨。礙。英。國。的。進。行。這。兩。件。事。實。頗。

足以為我們今日言救國的人的教訓：我們愛國者一方面要能以國家為前提團結起來，聯合民衆去為不斷的抵抗，一方面要能用外交的手段去使法美等國不與英日合作，或者更進一步使他們能够暗中阻礙英日的謀我策略。

土耳其愛爾蘭這兩個成功的秘訣恰恰是我們愛國的國家主義者的禦侮救國方針，也恰恰是共產主義者所不贊成而且要加以反對的。他們反對的態度明明白白的表現在共產主義的兩個口號上：「世界平民聯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因為他們心目中只有勞資兩階級老是鬥爭這個理由，而不承認全國的國民合力自衛這種事實，他們於是認為國民本國家觀念起來愛國救國這種行徑是虛假的，平民本階級觀念起來合力推翻資本家這種理論纔是真實的。因此所以他們在救國聲中寧肯希望世界平民的同情，而反轉度視全國國民的同情，在這救亡聲中我們國家主義者看全中國的國民除了喪心病狂的軍閥官僚是一心的整個的，他們共產主義者便看出若干階級之不同；甚麼買辦階級啊，甚麼智識階級啊，都是資本家的走狗，他們既將本國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一律仇視，又認大半數的本國商界學界為資本家的走狗，當然他們只好等世界的平民來救中國！但是這回五卅事變，英日人把中國蹂躪得這樣慘無人理，所謂世界的平民簡直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除了英法德幾個講社會主義的文學家和號稱幫助被壓迫民族的蘇俄來了一紙空文，說幾句表同情的白話外，我們並沒有聽見說英日的平民起來反對他們的政府，說槍殺中國工人學生是不應該的，反轉我們看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捐十萬巨款來救濟英日工廠罷工工人，招商寧紹等公司也捐巨款來救濟碼頭工人，還有許多捐

錢較多的都是資本家！在救國聲中，這些事實很足以證明勞資合作，全國一致；在愛國這個同情心之下，並沒有階級之分的。而共產主義者掩目塞耳，好像故意不聞不見這些事實，還是老守着他們的老口號「世界平民聯合」；「老是在救國同志中分別甚麼階級，甚麼左派右派，而且竟自罵主張聯合全國，抵抗強權的國家主義者爲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華人！」共產主義者你們既不認有所謂國家，又何必呼我們爲華人，簡直就稱中國人爲俄民，豈不更合意一些！

共產主義者的第二個口號是「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明白言之便是歐美列強所抱的殖民政策，所取的侵略主義。歐美列強在各殖民地和中國侵略起來，常常撞着頭，利害衝突很大。彼此一旦不能讓步，便要大打起來。十九世紀後期的戰爭，以及今回大戰，都稱作「經濟戰爭」。這個名字意思明說是經濟利害不相容而起的戰爭。他們列強的利害，怎能够會相容咧！這個把錢賺了，那個便沒有錢可賺；這個把地占了，那個便沒有地可占。世界殖民地只有這一些，而他們各個的奢望無窮，慾壑難滿，焉得不互相爭奪。所以在我們看來，互相衝突的「單純的」帝國主義，是有的，而彼此同心的「國際」的帝國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就拿這回五卅事變來說，在東交民巷外交團會議中，法國何以不但不助英國，而且還要掣英國的肘，退出會議？日本也不願與英國一致，而要單獨了事。我們豈能說法日便不是帝國主義者嗎？不過他們的利害常與英人衝突，揚子江流域的好地方被英人劃去了，英國的商業在中國特別發展，他們吃醋得了不得，希望這次英國大到甯，他們好趁機會代替罷了。這個顯然的事實，明明告訴我們無所謂「國際的」帝國主義；在他們利害衝突彼此吃醋中間，

我們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暫時聯絡法美以對抗英人。我們對於法美當然無一點信賴的意思，不過一時連絡罷了。因此我們反對共產主義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老等世界全體平民革命，否認外交的功効，沒有解決的辦法，而誤了此刻最緊迫危急的國家大事！

說到這裏，共產主義者自然要說：還有俄國幫助我們呀！我們怕甚麼！說到俄國幫助我們，真正要痛哭了他。不趁火打劫，侵略我們的蒙古，闖入我們的新疆，我們便感謝他了！本來一個國家在強暴之下爭自由獨立，而要專去靠人幫助，是未免願望太奢，是沒有這回事的。況且困於英法，自救不暇的俄國，又能出全力來幫助我們嗎？我們現在在列強手掌中，不圖自家極力撐持自拔，而去望俄國人幫助，真是所謂望梅止渴，未免太不濟事。望梅止渴，渴雖止不了，還不大害事；我們以為望俄相助，簡直是「飲鴆止渴」的辦法。何以見得？自波蘭戰敗以來，蘇俄的共產主義，不能得志於西方，然後纔奮勇的取「東進政策」，列寧知道東方國家多受列強壓迫，所以他在一九二〇年宣言在東方共產主義的活動，特別容許民族主義的運動，并且明說「東方共產化了以後，可以與西方的資本化對抗」。換言之，便是先以我們中國為他們共產主義的試驗場，試驗得好呢，便是共產主義的徵倖；試驗不好呢，犧牲一個中國，也不大要緊。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本來把社會國家當作化驗室中的鐵片鹽酸或野雞兔子一樣，隨便取來試驗科學成績的。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對於中國固然這樣看待，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是這樣的意思：「為主義而犧牲國家，他們都是無所用其愛惜的。他們這樣相信他們主義的勇氣，固然有他們的是處，但是我們愛國的國家主義者，便不容有此種想法。我們以國家為前提，對於共產主義者」

寧犧牲國家不犧牲主義」這種行徑，至少也要認為是賣國賊的行徑。未來的事實明顯着在眼前！俄國這樣在中國誘惑，雖然沒有真正的赤化的可能，然而俄國為助長他的聲威起見，總極力要想把中國塗成一個紅色紙老虎，去恫嚇歐洲列強。那時神經過敏，談虎色變的歐洲列強一定要派兵來幹。本來利害不一致的列強也要歸於一致。那時不把中國造成共管之局，便要與蘇俄在中國大戰起來！於是神仙打仗，凡人遭災。仗打完了，中國也完了！日俄之戰，把我們的東三省剛剛作為犧牲品！追思往事，真正是令人不寒而慄！在這種大勢之下，我們愛護國家的人更不能不站了出來，及早防禦。我們更有提倡國家主義，主張外不親善，內圖自強的必要。明白些說，我們的運命是操在我們自己手裏！我們要求福自己求！我們要惹禍自己惹！我們不願被第三者去利用，為第三者的犧牲品！

兄弟今天說的話很長了，總括一句，便是在這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利害衝突，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利害衝突的世界大勢中間，中國的問題，只有中國人全體一心自強自衛纔能解決。親日親美和親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固非解決之道，即親共產主義的蘇俄亦適足以為其犧牲品。易經的話：「君子自強不息！」詩經的話：「自求多福！」國家主義者便本這兩個意思去鼓勵羣衆，團集羣衆，去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然後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這個工作如何的去做法，兄弟明晚，須詳細的來談。